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三十一回 白練祖急中生巧計 吳代光絕處又逢生

歌曰：無事莫坐愁。住山林，學隱流，鬆簷掩映窗前後。布勝綾綢，菜勝珍饈，枝頭花鳥皆吾友。好優游，酣然一覺，蝴蝶夢莊周。顧煥章帶著老道出離北上房，來至東屋裡，給王天寵、朱天飛、侯化泰、馬夢太四個人引見，把方才北屋所說之話對這四人述說一遍。馬夢太與王天寵心中一動，說：「我顧大哥太多事，無故把一個老道讓到屋中，怕其中有詐。我等看他見了吳恩，該當如何。他二人要是認得，我們也看得出來；他二人要是不認識，我們也看得出來。他二人一見面，若要露出些機關，我舉刀先殺吳恩。」主意已定，只見白老道來至吳恩的面前，說：「這就是皇上家的逆叛吳恩哪！」吳恩睜眼一看，哼了一聲，緊皺眉頭，一語不發，白玄真微微一笑，說：「你這該死的匹夫，也有今日！你可把三清教之人害苦了！」說罷，轉身說：「眾位，我要失陪了，你們好好把他解送大清營前去報功吧！」顧煥章等送至門首，只見老道回北上房去了。

顧煥章等見白玄真去後，大家並未瞧出破綻來，是好人壞人，也不把老道放在心上。大家吃完了晚飯，馬夢太說：「咱們五個人輪班睡覺，留兩個人值宿看守妖人吳恩也就夠了。」顧煥章說：「我與王天寵兩個人看守，你們三位養養神，別都熬乏了。」侯化泰、朱天飛說：「也好。」三個人到裡間屋中和衣而臥。王天寵與店家要了兩支蠟燭，把吳恩放在當中椅子上，他兩個人在兩邊坐定，談說些閒話。外面天交二鼓之時，見店中一干眾人均皆睡覺。王天寵到外面巡視了一番，並無一點動作。顧煥章說：「賢弟不必巡查了，外面並無奸細。」王天寵、顧煥章落座吃茶談話。二人看守吳恩，忽覺頭暈眼迷，仰身斜臥在椅子上，昏昏沉沉，二人竟不省人事了。外面簾櫳一起，白老道手擎寶劍，進了屋中。

且說這個老道是誰呢？非是別人，正是雲南大竹子山仁和教主化地無形白練祖。只因聽見探馬報神力王把峨嵋山困住，又聽探馬報說穆將軍大兵不久就到。他怕的是孤山難守，自己點了五千飛虎隊，帶領眾將金頭太歲周熊、銀面哪吒周鏗、花面閻王周通為左右先鋒護軍。派小常萬楊平、搖山動姚興，叫他二人押運糧草，催趕水路戰船，調齊了隨後接應。又派了八路流星探馬在各處哨探。這裡離興隆鎮十五里路，把大營紮下。有細作來報：「八路都會總吳恩被大清營差官所擒。」白練祖一聽此言，暗吃一驚，連說不好，急速收拾停妥，帶了應用的物件起身，直奔興隆鎮而來。走了有半里之遙，又有細作來報，說是：「大清營的差官押著吳恩住在萬盛店。」白練祖這才撲奔萬盛店來。

到了店門首，見大門已閉，他打了幾下門，小伙計出來把大門開開，一看是一位上年歲的道人。小二說：「住店可不行，我擔不了這個罪名，走露了消息，是滅門九族之罪！」老道一點首，說：「你這裡來，我有話與你商議。」小王三跟白練祖來到無人之處，白練祖說：「伙計，我是一個雲遊的道士，會看內外兩科的病症。我在前面山莊之上包治了一個乾血癆，講的治好謝我白銀六十兩。我本是雲遊道士，並無准住處，人家問我在哪裡住，我順口說在興隆鎮萬盛店內，明天還有人上這裡來找我。求你給我找一間房子，我多謝你二兩白銀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小王三一聽，連連搖頭，說：「這一件事，我可不敢應承。大清營眾位差官老爺們不叫再租賃外人，我如何敢得罪他們？不行，不行！」白練祖說：「無妨，我有主意保你無事。你把我帶到裡面空房之內，他們如果要問你之時，你就說我常在這裡住的，我會看行，今天是給人家治病回來。難道說他們叫你把常住店的都攆了？我這裡有白銀五兩，拿去買雙鞋穿去。」王三瞧見銀子，伸手接將過來。真是：清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接過銀子來，笑嘻嘻的說：「道爺，你這麼大年歲了，我實在過意不去，你貴姓哪？」白練祖說：「姓白，草字玄真。」王三說：「是了，他們要問我，我就說你是我白二太爺。」帶領老道進了店門，把門關上，領老道到了北上房屋內。白練祖故作念咒之聲，把顧煥章引到屋中來，與他談了些閒話；又去看了看吳恩，身上並未有傷。

他回到自己屋內，把自己所配的雞鳴五鼓返魂香取出來，自己聞上解藥，等到三更二點，隔簾櫳見王天寵在外面巡查了一遍，見他進東上房去，白練祖躡足潛蹤，來至東上房窗櫺以外，先把屋中三個睡覺的用熏香熏過去；然後來到簾子以外，趁著顧煥章、王天寵正在昏迷之際，把熏香盒子仙鶴頸往簾子縫裡一入，後邊一捏自來簧，仙鶴的翅膀兒一呼扇，那股煙漫騰騰的就進了屋內。不多時，王天寵、顧煥章都倒在椅子上了，連八路都會總吳恩都熏過去了。白練祖把熏香盒子帶將起來，進了東上房，先把吳恩抱到他的屋內，摸出藥瓶來，把吳恩用解藥解過來，把他綁繩扣兒解開，說：「都會總不必擔驚，我特意前來救你。你在此少待，我先到東上房結果幾個小輩的性命。」白練祖手擎寶劍，來至東上房，進得屋中一看，王天寵、朱天飛、侯化泰、顧煥章、馬夢太五個人蹤跡不見。嚇的白練祖只是發楞，暗說：「不好，必有能人把他五個人救去了。我去與都會總商議，再作道理。」轉身撲奔北上房。

書中單表顧煥章等五個人哪裡去了？只因白練祖背吳恩出去之時，暗中從房中跳將下來一人，進至東上房，把五個人救出店外；又去找了點涼水來，把五個人牙關撬開，灌下點涼水去，不多一時，甦醒過來。五個人睜眼一看，身軀倒在露天地上。五個人跳起來一嚷說：「怎麼到這裡了？不好了，吳恩是跑了！你我幾人為何來到此處？」只見那邊不遠站著一條黑影，說：「顧煥章賢弟，愚兄在此。」顧煥章過去一看，原來是故友相逢，來者非是別人，正是黃面太歲盧恩龍，連忙跪倒行禮：「拜兄在上，小弟有禮。」盧恩龍連忙還禮。顧煥章給眾人引見，問盧恩龍從何處來。盧恩龍說：「從家中來。只因打發你姪兒盧杰上軍營找你後，我又打聽，人說賢弟探峨嵋山遇害，我甚是不放心，打算前來替你報仇，故上雲貴探聽賊人的機密大事。我昨夜住在這興隆鎮興隆店內，我聽店家傳言說有大清營的差官拿住妖道吳恩，住在這萬盛店內。我想這大清營的差官必是知己的幾位朋友，故此我夜晚前來偷看，正遇一道人用熏香把你等熏過去，他進屋中去了，我打算要拉刀拿他，又見他背出一個人來，往北屋裡去了。我不敢造次，見事情不好，必是行刺之人。我才把你五位救到這裡，用涼水把你等解救過來。」眾人一聽，說：「慚愧！我等若非遇見兄長相救，俱死在妖人之手。」顧煥章說：「唔呀！不要走，你我弟兄到店中拿這兩個妖人。」

大家各拿兵刃，直奔萬盛店來。躡上房去，跳在院中一瞧，東上房屋中燈燭輝煌。又聽見北房上屋中白練祖與吳恩二人正說別後之事。顧煥章手舉寶劍，罵道說：「混帳忘八羔子，你出來！我在這裡與你較量較量！」白練祖在屋中正與吳恩談論軍旅之事，忽聽外面有人叫罵，自己忙拉寶劍，帶上五雲筒，搶到院內，說：「顧煥章，你不知山人的歷害。我實告訴你吧，我是大竹子山仁和教主化地無形白練祖是也。你要知時務，跪在山人面前投降，免你一死；如若不然，想要叫你逃走，勢比登天還難！」顧煥章一聽此言，氣往上撞，掄太阿劍就砍白練祖。王天寵、馬夢太等四人各拉兵刃，協力相助。正在眾人戰殺之際，只見那白練祖把寶劍還入鞘內，往旁邊一閃，伸手從背後拉出一種物件來，其形彷彿一個竹筒相似，長有三尺二寸，其粗有茶杯口相似，看頭頂之上，蒙著一塊紅綢子，上有五色線系著。那老道說：「你等太不知時務，山人拿法寶誅卻你等的性命！」把那五色綢子用手一撕，照定顧煥章身上一揮。只見一股青煙撲奔顧煥章而來，碰在衣服上就燒著。顧煥章連說「不好」，往房上一躍，又借風勢，那衣服更著旺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王天寵等四個人均被白練祖五雲筒燒著了。這四位英雄不敢戀戰，躡上房去，跳在店外，就地一滾，把火壓滅。與顧煥章找在一處，五個人的衣裳都被燒壞了。王天寵說：「好厲害呀，好厲害！我闖蕩半生，並未見過這是什麼物件。」朱天飛說：「此物我倒知道，名叫五雲筒，乃是白練祖所造。這宗東西其厲害無比，裡面必有引火之道。前番我有一位朋友，姓李，名杰，外號人稱驚世太保，久在雲南保鏢，在楚雄府失去了鏢銀四十萬兩，就遇見這老道白練祖，言說他使的五雲筒的歷害。我那朋友一氣，從此永不在鏢行裡了。那五雲筒甚是厲害，漫說五個人，就是千軍萬馬，也能燒的了。」正說之際，忽見從房上跳下一個人來，這五位英雄一瞧，乃是盧恩龍。

他說：「你五位多有受驚了！我在房上觀看這老道使的這宗物件，甚是厲害，我不敢造次下去動手。天已不早，你五位請回大營，我還要往雲南給你們探訪機密事情去。」言罷，拱手而別。顧煥章等五個人尋找道路，出了興隆鎮北村口。正要往前行走，忽

見前面塵沙蕩蕩，灰土翻飛。此時天色大亮，又見正北旗幡招展，號帶飄揚，壓地兵山相似，來了無數的賊兵。這五個人一看，說聲「不好」，要躲閃也來不及了。

書中交待，這天地會賊兵是從哪裡來的？原來是吳恩走後，山寨大事全托馬杰、任山二人照料。馬杰暗想：「此時要不將北山口獻與大清營，嗣後妖道回來，這事就難辦了。」想罷，把大徒弟金元志叫過來，說：「你我師徒在此山內這幾年的景況，所為探賊的虛實，趁此機會，吳恩未在山內，我給你令箭一支，我這裡有書信一封，你到大清營找馬成龍，面呈此信，定於明日辰刻時分獻接天嶺。你接應大清營的官兵進山，我拿令箭把吳鐸、吳峰調來，派你弟兄二人鎮守接天嶺。見了馬成龍，細說獻山投降之事。

」